

人与自然

聊斋闲品

## 龙口夺食

✪ 王镜宾

收麦是开场锣,拉开三夏大忙的序幕。在农业大集体时代,每到这时都是大兵团作战,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干燥如干柴堆的麦田里一人一片,戴着草帽,弓着背弯下腰,“啦啦——啦啦”雪亮的镰刀挥舞,一丛丛金色的麦子应声落地,很快就在田里堆成金色的粮丘,一个好劳力就是一台小型收割机。为了龙口夺食,抢在大雨来临之前完成夏收,大人们是野战军,小学生是儿童团,中学生是预备役,临时编入主力部队参战。学校听从生产队统一安排,学生临时放假,加入收麦大战。有的小学生开始不会割麦,镰刀会割破小腿,麦茬会扎破脚。“啦啦——”孩子们仿佛听到麦子磨成面粉,蒸成雪梨般的白馒头、做成油条油饼下油锅发出美妙的声音,流下诱人的口水。

三夏大忙时青少年累得早上起不来,大人会连叫带拉,把小孩硬扛到香甜的睡梦中叫醒,强行拉上架子车,出门干活。学生们被临时分到各个自然村协助收麦,村组不管吃饭,由所在自然村的学生领到家里吃饭,学生们吃完饭后,就跟着大人割麦、收麦、运麦、打麦。而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没有置身事外,运完麦子后,他们被派往麦地给麦穗,稚嫩的小手像木梳梳过田野,颗粒归仓,经过三夏洗礼的孩子一生都是勤奋的。

麦子通过人背牛拉马驮,运到打麦场,有的会运到学校操场,没有机械时要靠人力,先是用炕火烧烤成的桑枝挑麦秆,翻麦秆,用传承了千百年的连枷拍打麦子,连枷在空中旋转如风飞鸽舞,不断地击打满场的麦子,一夜连枷打到明,累得人腰酸背疼。较省力的方式是用牛、骡、驴拉石碾绕场压碾,由人牵着牲畜在烈日下一圈又一圈碾场。打完麦子,用桑枝挑起麦秆,然后是乘风用大锨扬麦脱壳,麦壳分离后就马不停蹄地乘天好艳阳高照晾晒麦粒,晒几天干了再上秤按工分分麦,各自拉回家上囤储存,各村留一部分粮运到大队粮仓存放,那时备战备荒,也叫留余,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一种生存之道。

一个三夏下来,大人小孩都会累得脱一层皮。

机械代替人工打麦是一次飞跃,那时最有名的是威风凛凛的“东方红”牌拖拉机,车头上的一对大轮胎有一人高。它无疑是个大明星,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因为拖拉机太少,几个村子按上边的分配轮着用。司机开着大拖拉机上场碾麦很稀罕,很潇洒,令人眼馋,大人小孩都想上车坐几圈,在大人或老师的要求下,孩子们三四个一组排着队轮流上驾驶室坐坐十个圈八圈,如果那一组坐的时间长了,后边排队的孩子就提意见,大声叫喊,数着数,一旦到规定的圈数就赶紧叫停,争着爬上车美一美。这是童年时期参加三夏大忙最快乐、最惬意的时光。

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过程中,收割机、播种机逐步取代了镰刀、人犁牛耕,白馒头、面包代替了五谷杂粮,平房、楼房代替了草房、瓦房,如今,只有在机械上不去的山区、丘陵还能看到人工收麦。

后来长大离开了农村,回城上学,脱离了繁忙的乡村劳作,但仍记忆犹新。记得那年高考前夕,一名出身农村的高中语文老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值周工作总结时讲了一句开场白:“高考,很忙很累,就像社员收麦碾场一样……”话音未落,全校师生突然爆发出一阵海浪浪般的大笑声,久久回荡。这比喻现在听起来很可笑,但细品起来,老师讲得贴切生动,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

“喂?”范校长一拍脑袋:“大强不在家,得动员同学们去帮忙啊!”“喂?”范校长又拍一下脑袋,连忙找来自己的电话号码本,挨个给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通电话,让他们有了情况赶紧给他回话。

打了一圈子电话,天就黑尽了。范校长走出办公室,忽然就感觉头晕。他站住脚,仰头望天。这是他的保健秘籍,啥时候不舒服了就看天。

天那么高远,那么辽阔,只要看上一会儿,什么样的不快就都消融了。

天上的星星湿淋淋地眨着眼睛,一颗一颗都是笑眯眯的样子。“唉!”范校长叹了口气,忽然就听见一阵琴声,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仔细一听,真是琴声。哪儿来的琴声?他正纳闷儿,忽然想起了新来的高虹老师。范校长站着听了一会儿,心情似乎透气了。又听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想到了最近常说的两个字:创新!应该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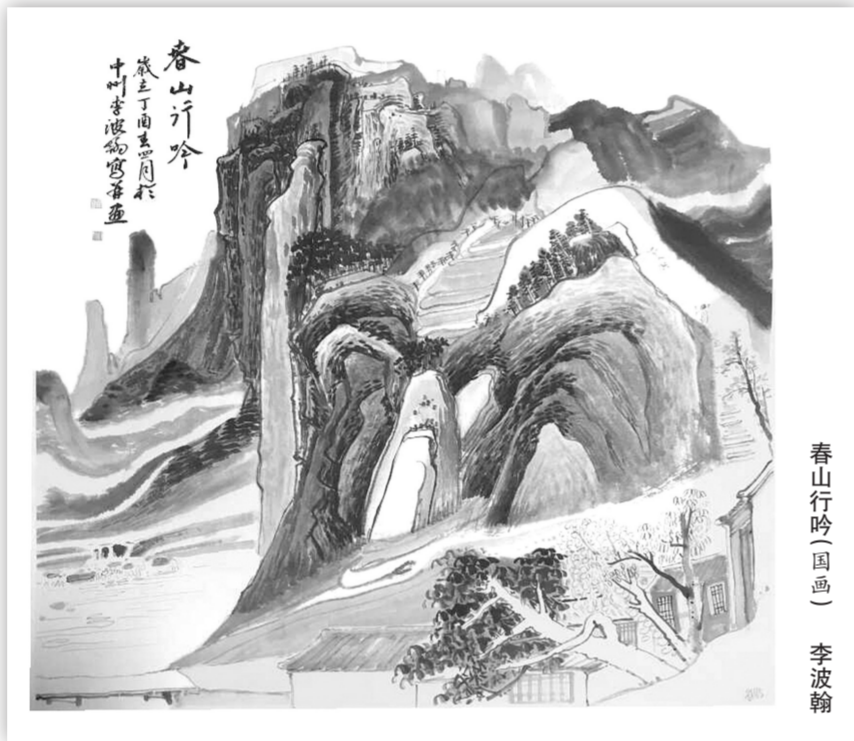
范校长的创新瞬间完成。他

茫然天地间,萋萋草木中,狗尾巴草算是最为卑贱的草了。它没有艳丽的花,没有芬芳的香,更没有斑斓的色彩。深山里、田埂旁、长亭边、古道上,只要有一点点泥土,它就能顽强地活出有尊严的一生。

从《诗经》中的“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到成语“良莠不齐”,千百年来,狗尾巴草总是以最普通甚至是“卑贱”的身份出现。学堂里的教书先生、父母或长辈,训不上进的顽童时总这样说:“你这孩子,真是一株狗尾巴草!”不用解释,听者自会明白,这孩子没出息。

生生不息,越过万年风霜酷暑,狗尾巴草至今欣欣向荣。这卑贱的小草,生长时执着地仰望着天空,盛夏季节,它们愈发葱茏,一个个低垂着毛茸茸的脑袋,在炽热的阳光下,跳跃着金色的光芒。

狗尾巴草是平凡的,平凡到无人理睬;狗尾巴草是卑微的,卑微到无人心疼。但顽强的狗尾巴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平凡或卑微而自弃,相反它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在天地间就如一道夺目的闪电,刺破周遭的阴霾,昂首向天,去拥抱那温暖的阳光。微小的种子随风漂移,凡来尘往,不喧哗,不造作,落地生根,伸时不做,屈时不佞,能屈能伸,淡泊超然。



春山行吟(国画) 李波翰

中国的科举制自隋朝实行后,运行了1000多年。千年之间,历届“高考”都有故事发生。

第一名状元。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2年),朝廷命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取进士四名,第一名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名状元。隋朝末年,孙伏伽便涉足官场,做了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几经升迁,至隋炀帝末年,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赃贿。武德四年,孙伏伽已是颇受李渊器重的官员了。这年12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孙伏伽在角逐的30名举子中名列第一,成为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后来担任过御史、谏议大夫、大理寺卿、陕州刺史等职务,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

最年轻的状元。丁显,福建建阳人,明洪武十八年状元,时年十七岁。不知是否因为太过年轻,人们对这位少年状元有点看低,有记载就认为他的高中纯属偶然。据说,明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殿试前夕,梦见官中有一巨大的钉子钉着几缕白丝。几日后,朱元璋审阅考卷,突然发现一赴试者名叫“丁显”,这姓名恰与梦中那巨大的钉子相符。尽管丁显的考绩平庸,朱元璋仍大笔一挥,点了丁显的头名状元。

最后一科科举状元。清光绪三十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直隶考生刘春霖在殿

它默默地生默默地死,春到萌发,夏之旺长,秋有果实,四季轮转,一岁一枯荣,矮小的它比高大的白杨晚不了。卑微的它比起芬芳的玫瑰来更像是无畏的战士,狂风压不垮,暴雨击不落,野火烧不尽,寒冬冻不死,春来一分绿意,秋至一片金黄,它在厚重的大地上,总是以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孤独中演绎着存在的意义,轰轰烈烈地向天地宣誓着活着的美好。

花语作为人们借花来表达情义和某种感情与愿望,不仅仅属于玫瑰和牡丹。狗尾巴草虽不是花,它却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花语:坚忍、不被人了解的爱。文学作品中,深爱的男女主人公用狗尾巴草编制戒指,表达爱意的情节很多。没有玫瑰的浓烈,没有曼珠莎华的妖娆,狗尾巴草是默默无闻的象征。观世间,真正的爱不正是如此吗。爱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彼此的担当和默契。爱情说到底还是简单真实、相依相守、不离不弃,从这个角度上说,只要心里爱得真,送心爱的人一株狗尾巴草远比玫瑰更值得珍重。

无数次走在乡下的原野,蹲下身,去接近一株株傲然挺立的狗尾巴草,望着眼前株株如勇士般的野草,它们以成熟的姿态,倔强地昂着头,从容淡定,超然自得,轻灵惬意,宁静怡然。在人的眼里,它们是平凡的,可这平凡的小生命,每一株都有一棵参天大树的心。观尘世,在物欲

横流的当下,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芸芸众生之中,渴望成功者的欲念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追名逐利而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者甚嚣尘上。一些人在攀比中迷失,在得失中焦虑,价值观扭曲、诚信沦丧、内心浮躁,患上了严重的“成功焦虑症”;一些人在追名逐利中不择手段,什么人伦、正义、道德、良心统统可以丢弃,甚至不惜践踏尊严,以身试法;还有一些人内心浮躁、求成心切、没有耐心,总想做花,不想当叶,更耐不住做根的寂寞。

成功是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若用天平来衡量人生的成功,敬业奉献应是天平上最重的砝码。真正的成功并不是取决于财富的多少。只要不好高骛远,戒浮戒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每个人都会抵达自己成功的光明顶,正如这一株株狗尾巴草,尽管卑微渺小,但它扎根大地、积极向上,同样顶天立地,撑起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大道至简。人活着,若真能做到像一株株狗尾巴草,始终不忘初心,不忘做人的本质,专注而努力,昂扬向上,一生认认真真,不消极、不悲观,扎扎实实专注于一件事,看似平凡,其实是最了不起的人生。



花鸟(国画) 白金尧

滴水藏海

## 鹤鸟有情

✪ 高玉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遥远的克罗地亚,生活着一对鹤鸟。有一天,它们在觅食的时候,雌性鹤鸟被猎人击伤了翅膀,不能飞行了。而鹤鸟的生活习性,每年8月是要到南非过冬的。于是那年8月,只有雄性鹤鸟飞往南非,留下它的妻子待在窝里,每天遥望南方,似乎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斯捷潘先生是鹤鸟的邻居,鹤鸟的窝巢就在斯捷潘家的屋顶上。斯捷潘先生目睹了这对鹤鸟的分离,于是决心照顾这只伤残的鹤鸟。他每天爬上屋顶给鹤鸟送食送水,甚至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帐篷,为这只鹤鸟遮风挡雨,取暖避寒。附近的村民们都认为那只雄性鹤鸟不会回来了,因为鹤鸟并不像鸳鸯那样,一生只忠诚于一个伴侣。

然而,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只雌性鹤鸟竟然真的从遥远的南非飞回来了,回到了妻子身边。要知道,克罗地亚与南非的直线距离,至少也要两万五千里啊!

从此以后,每年8月,这只雌性鹤鸟就会飞去南非;次年春天,又飞回来陪伴妻子,与妻子依偎缠绵五六个月,甚至还孕育了一批又一批幼鸟。整整15年,雄性鹤鸟就这样跨越数万里,不知疲倦地来回奔波着。妻子虽不能伴它以飞,却伴它以情,伴它以爱,伴它以遥远的思念!

不知道那位击伤鹤鸟的猎人听到这个故事,会有多后悔。

不知道斯捷潘先生15年照顾伤残的鹤鸟,会感动多少人。

更不知道多少人能够在鹤鸟的故事中,获得关于爱情和生命的感悟!

## “李伯安精神”赞

✪ 愚木

千古绝唱人才稀,海底珠峰惊世奇。人夸高鹗风景好,君独低处探神秘。汗洒黄河卷巨澜,血染丹青透芳姿。百米画卷倚天开,无数人物动地诗。舍名君更名天下,忘我灵魂垂青史。画坛巨匠英年逝,光耀宇宙日月低。

## 为伯安先生祭

✪ 黄池钓叟

铁板铜琶唱大风,笔底惊雷震苍穹。殉道画坛终不悔,浩气长留天地间。

## 连载

“喂?”范校长一拍脑袋:“大强不在家,得动员同学们去帮忙啊!”“喂?”范校长又拍一下脑袋,连忙找来自己的电话号码本,挨个给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通电话,让他们有了情况赶紧给他回话。

打了一圈子电话,天就黑尽了。范校长走出办公室,忽然就感觉头晕。他站住脚,仰头望天。这是他的保健秘籍,啥时候不舒服了就看天。

天那么高远,那么辽阔,只要看上一会儿,什么样的不快就都消融了。

天上的星星湿淋淋地眨着眼睛,一颗一颗都是笑眯眯的样子。“唉!”范校长叹了口气,忽然就听见一阵琴声,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仔细一听,真是琴声。哪儿来的琴声?他正纳闷儿,忽然想起了新来的高虹老师。范校长站着听了一会儿,心情似乎透气了。又听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想到了最近常说的两个字:创新!应该创新!

范校长的创新瞬间完成。他

大步走到了高虹老师的寝室外,喊了一声:“高老师,吃饭了没有?”

高虹抱着手风琴出来,笑着说:“吃过了。校长你进来吧!”范校长走进屋。“坐,坐!”高老师把椅子往校长身边推了推。

范校长不坐:“哎呀,搞艺术的就是不一样!你看着,这灰头土脸一间小屋,让高老师这么一打扮,既清爽又漂亮,一下子就高雅起来了!”

真的呢!床头是一幅全家照,爸爸妈妈慈祥地笑着,高虹站在他们的后边。挨着床的墙上挂起了蛋青色的绒布帐幔,看上去清凉了许多。

书桌上一把小镜,映得满屋子都是亮光。“瞧校长说的!”高虹很开心,放下手风琴,忙给校长倒水。

范校长坐下来,由衷地叹了口气。高虹笑了:“范校长为啥叹气呀?”范校长又叹一声,才说:“你不知道高老师,在咱们滩涂小学,今天一连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好事,两件是坏事!”

“啊?”高虹很好奇。

“好事呢,就是高虹老师来

了,咱学校从建校到今天四十二年了,从没有来过音乐老师,你说,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坏事呢,第一,学生范大强离家出走。顺便还带来第二件坏事,把林云老师气病了。五年级俩老师,贾老师是代课,马上去走,林老师肾炎复发,没有几个月是好不了的呀!诸葛亮丢了羽毛扇,我真是没一点儿计渣了!”

“噢,这么严重!”高老师也不笑了,“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就这么几个人,有啥办法想?诸葛亮丢了羽毛扇……”范校长摇摇头,一脸的愁云。

“范校长您喝水!”高虹再次示意。范校长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艰难地咽了下去,又使劲咽了一口,说:“县局唐主任给我说,高老师是学校的高才生,别说音乐,啥课都能教。今天一见你,我就知道唐主任没有说全。不仅仅是‘啥课都能教’,高老师还是一个好老师的料!”

高老师不好意思了:“是吗校长?您咋看出来我是个好老师的料呢?”

“我教了一辈子书,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教书的料。善良。纯洁。美丽。这三条你都占全了,还不是个好老师的料吗?”

高虹孩子般跳着再给校长倒水。她把水杯放在桌上,立即醒悟了什么,说:“喂,校长,您该不是想让我去教数学吧?”

“我真不想让你去教数学!”

“我教了一辈子书,一看就知道



道是不是教书的料。善良。纯洁。美丽。这三条你都占全了,还不是个好老师的料吗?”

高虹孩子般跳着再给校长倒水。她把水杯放在桌上,立即醒悟了什么,说:“喂,校长,您该不是想让我去教数学吧?”

“我真不想让你去教数学!”

“我教了一辈子书,一看就知道

“嗯。”高虹点着头,笑了。

“你是音乐专业的高才生,虽然说数学也能教,可这毕竟不是您的强项啊!不过高老师,您能不能先顶几天,让我有个回旋的时间?”

“啊?真教数学啊?”高虹吃了一惊。

“让我回旋回旋,啊?”范校长一脸谦卑。

“范校长,我……我从来没教过,哎呀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教数学!”高虹苦着脸儿。

“现在不是提倡创新社会吗?啥叫创新?吃葡萄吐葡萄皮儿那不叫创新,这才叫创新。没干过的干好了,没教过的教好了,这就是创新。高老师,你就创新一次行不?帮我的忙了,也帮学校的忙了呀!”

“创新?这哪叫创新呢?这是赶……”高虹是想说赶鸭子上架,话到嘴边又感觉这样说不好,只得拐了个弯,“只是……只是我没有把握,怕误人子弟啊!”

范校长看高虹接了,禁不住

笑了,说:“没问题高老师,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认为你行,你就一定行!你要相信我范云鹏这双看了世界几十年的眼!”

“只是……只是——太突然了!”

“古人说,受命于危难之间,高老师,也就是你能受这个命,说实话,换换人,我还真不敢!谢谢你啊高老师!帮忙了!拜托!”校长做了个鞠躬的样子,“我给你拿书去,啊!”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范校长吓了一跳,说:“谁设计的电话,也不打个预备铃,猛一声就是上课。吓死人了!喂……啊啊,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吃饭!”范校长拿起电话,自语着:“电话一叫,心惊肉跳。我都叫它吓怕了!”

“范校长,您快回去吃饭吧!”高老师劝他。

“哎别急,书还没给你拿来呢!”校长往外走着,禁不住又嘟囔:“这创新社会,啥时候要是创新个不吃饭就好了!”

范校长教学几十年,总结了一条精辟的经验。所以说它精

辟,是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简洁程度。这经验就一个字:

哄。哄,不是骗,不是诳,不是蒙,也不是瞒着不说。哄,就是想办法让学生学你的知识听你的话。”范校长给贾成钢传授经验。

贾成钢说:“这么简单!”范校长翻了翻眼睛:“简单?不简单!你要是能把你的学生都哄住,那你离教育家也就不远了!其实,教育家也未必都能哄住被他教育的所有人。”

范校长的“哄”炉火纯青。如果说,教音乐的高老师被“哄”教数学,表现了校长手段的高明。那么,被哄教数学的高老师又把数学哄成音乐,可算是高明中的高明了。

范校长陪着高虹走进教室。见是新老师,学生们个个伸长脖子,显得很兴奋。范校长走上讲台,威严地看一下全班:“同学们,林老师有病住院了,现在由高老师教我们班的数学课。大家欢迎!”

何用功做个鬼脸儿,小声说一句:“高老师高!”周边的同学发出小小的笑声。